



古树之王探访记

□戴旭东

一日,偶见“盐城发布”微信公众号一篇文章,文中提及盐城最古老的树木在阜宁县羊寨镇境内,树龄已达807岁,为盐城古树之冠……便动了探访的念头。

于是,到周日,我们全家踏上了探访古树之王的路程。下午3点左右,我们到达了目的地——羊寨镇南羊村三组。

下了车,我们一下子没找到古树的位置,就径直向前走。在经过一家村民门口时,有位60来岁的大爷主动上前招呼。在大爷的指引下,我们找到了心驰神往的古树之王。它矗立在一处极为普通的农宅里。我们去时正值冬季,整个树木除了顶端盘旋着一些稀松的浅绿色枝条外,绝大部分都是枯枝秃叶,直愣愣地指向天空。乍一远看,与周遭的树木无异。

屋子的女主人正在院落天井里忙碌着,看到我们进来,她放下手中的活计,迎面和我们攀谈了起来。我们有一茬无一茬地和她搭讪着,快步走到树下,仔细瞧了起来。嘿,还别说,近看这树木还真是与众不同:只见树身遒劲刚毅,纹理沧桑,树皮凸起,好像功力炉火纯青、独霸江湖的武林高手身上那暴起的青筋。再细看,又见迎面的树干半是烧焦般的模样,深深凹陷在隆起的皮囊里面;半是彰显岁月磨炼,给人以沧桑、雄浑感觉的年轮之躯。树身上有两块“古树名木保护牌”,一块上书有树名、树属、保护级别和树龄等等,表明了古树王的身份。挂牌时间为2018年1月,挂牌单位是盐城市林业与园林局;另一块内容大致相似,只是更详细精要。落款为阜宁县人民政府,挂牌时间也较第一块晚了3年多(2021年6月)。

出于对万物的感恩和对生命的敬畏,夫人情不自禁张开双臂、轻探额头,将这棵古树拥入怀中、闭目冥思。我也与古树来了个亲密接触,人树合一。那一刻,我们的心随之安静下来,人在树中,树在人里,感受着古树那顶天立地的胸怀,以及源自古树积蓄的天地人相通相融、静谧而深邃的强大蕴能。

据文章对这棵树树龄的推断,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,这棵树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。后来又历经了元代、明代和清代,直到今天,一直矗立挺拔。在我们和女主人的攀谈中,得知了这棵古树一些不为人知的风雨历程。根据村中一代代老人的记忆和口耳相传,这棵古树的真实年龄已逾千年,历经十多个甲子,但具体已无法确切考证了。807岁,是考古学家们利用现代工具能够测出的最大年龄,并非完全准确。村里传得最靠谱且有记载经证实的有二:一是1948年这棵树曾遭雷击,树干折断枯死三年,之后奇迹般复活,东侧长出来的新生树体附干而上,宛若盘龙,故被世人称为“龙树”;二是1958年曾有人用一台崭新的拖拉机来换这棵树,被村里生产队队长阻拦成功,得以保存至今。原来的这个村(生产队)不叫南羊村,而是被称为殷高村,缘起殷姓和高姓两个家族在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。古树的居所就落在了高家院中,一住就是千年。

再看龙树,实为檀木,属桑科柘类,又称柘树。檀木木质坚硬,纹理细密。据介绍,它百毒不侵、万古不朽,还具有辟邪的功效,故称圣檀。檀木在古代常用来做车轴,后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,成为人们器重的良才贵品。而我们眼前的这棵古树王是紫檀,能够在苏北的气候条件下历经无数春夏秋冬,生存千百年而不衰,实属罕见,弥足珍贵。

潜心听女主人娓娓道来的典故,凝神拜读石碑上寥寥数语的简介,我们越发萌生起对古树王的无限敬意。经年日月同辉,饱尝岁月沧桑,包容世间万物,该是何等的胸怀啊!我们不禁再次移步树下,深情拥抱这道劲有力的树干,祈求古树永远健康、世间永远美好!

天色渐暗,我们依依不舍,一步三回头地与古树王挥手告别,晚归的雀儿也已在树枝上挤作一团,引吭倾诉。依稀中,树王躯干上盘旋着的龙头也似伸长了脖子,含情脉脉地目送我们……

古树之王,我们会再回来看望你! 后会有期!

这里不只泥土芬芳

□冯雁声

妻妹古红打来电话,约明天到新洋农场她亲家家里去玩。我说:“你们一家子正好一辆车,人多了,车子也坐不下,而且新洋农场许多年前去过的,没什么看头。”推辞不去。她说:“二姐夫,你不知道,现在的新洋农场不是过去的老样子了,漂亮呢,空气特别好,又不爬山爬坡,我已网约了车子接你们。”经不住她再三邀请,盛情难却,加之我们又不上班赶集,闲着也是闲着,便答应前往。

翌日上午八时许,姨侄的车子准时来到我家小区门口,接我们上了车。

几天前下了一场小雨,节后的早晨,天高云淡,天气格外凉爽。几十分钟路程,车子进入了农场职工小区,但见新铺设的沥青路面,延伸到每条巷道,中间彩线分隔,一尘不染,让人耳目一新。路边的一组组花池内,“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”。特别引人注目目的是血红的鸡冠花,昂首挺胸,笑逐颜开,似乎在欢迎来访的客人。

从沿海滩涂上开垦出来的新洋农场,位于射阳县境内,就像镶嵌在黄海之滨的一枚绿宝石,是首批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。

进入亲家院门,上下两层的三居室,大理石铺地,简易装修,被主人收拾得清清爽爽。秋天的阳光,透过客厅中间偌大的玻璃天窗,瀑布般倾泻室内,照耀得满屋生辉,柔和又温馨。

从亲家住宅出来,行走在田间灌渠路上,渠水缓缓地流淌,山泉般清澈。灌渠和路面全部用混凝土硬化,没有一点泥泞。晨曦中,几十名农场男女职工身着雨披,脚穿高筒靴子,一字儿排在田间,左手拿着几尺长的竹竿,边走边在稻穗上刮来刮去,右手拿着镰刀,眼睛随着竹竿左右瞄着,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原来这是良种田,为了保证良种纯度,正在清除稻田的杂株杂草。他们一边劳动,一边还八卦着新闻趣事,洒下满田的欢声笑语。似曾相识的劳动场景,触摸了我脑海里的“回车键”,回放着当年那个火红的年代一幕幕沸腾的劳动画面……

不只有泥土芬芳,新洋农场也有风花雪月。和妻妹一家漫步农场街道,整洁的路面上,人来车往,秩序井然;电线杆上悬挂着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,洋溢着节日的喜庆;农场中心的文化广场,绿荫遮下,芳草萋萋;古色古香的尚善亭,曲桥流水,绿柳婆娑;健身休闲区内,有老人在打太极,小孩在荡秋千,一派静谧祥和的景色;信步来到农场大楼北侧的住宅区,但见别墅俨然,家家小院的前后左右,时令果蔬,应有尽有;奇花异草,精彩纷呈。这一切,让我这个城里人羡慕不已。

中心河堤上的场间公路,曾经是尘土飞扬,如今已是绿树成荫。洁净的沥青路面,似彩带飘落林间;沿河两岸,万亩稻浪,如金色的海洋。徜徉其间,犹如进入森林氧吧,令人心旷神怡。

没有城市的喧嚣,但有乡村的虫鸣蛙鼓;没有都市的繁华,却有滩涂小镇的别样风情。如果你看腻了名山大川,不妨来新洋农场,和农场人共享春天播种的快乐、秋天丰收的喜悦。

相信这里一定会成为你度假休闲、生态观光的绝好去处。



采一抹春色

□郭立特

路边的柳树抽出了新芽,在春风中摇曳,多姿又美丽。母亲打电话来说,姨妈约着周末去采茶。

周六清晨,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,来到青城山附近的茶叶基地。一人挎上一个竹篓,体验采茶的趣味。顺着石阶向上,两边都是矮矮的茶树,整整齐齐地排列着,和梯田一样,一圈一圈围绕着山坡,像卫兵护卫着尖塔。

看着郁郁葱葱的茶树,我手痒痒,迫不及待伸出手,姨妈见状拦住我说:“等一会儿,山上的茶更好。”越爬越高,人烟渐少,山色尽收眼底,雾气朦胧,给茶园笼上了轻纱。深吸一口气,满满都是新鲜泥土的芬芳。

这是头一次尝试采茶,我早已急不可耐,伸出手去,欲摘下嫩芽,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是只摘嫩黄色的芽尖,还是摘一片叶亦或两片叶?

姨妈说:“当然只摘最嫩的部位,这样的茶最清香。”

母亲说:“嫩芽和下面一两片叶子一起,制出来的茶更有味道。”

姨妈说:“当然要把顶端和下面的叶子一起摘走,这样的茶可以多泡几开。”

我算是体会到了众说纷纭,看来采茶就是图个随心所欲、自我偏好。我学着他们的样子,对着一茶芽一嫩叶,用手轻轻一掐,就摘下来了,很是轻松。不一会儿,我的竹篓里就铺上了浅浅的一层。

还未摘得尽兴,天上飘起淅淅沥沥的雨来。雨水和雾色混在一起,更添清幽之感。都说“明前茶,贵如油”,应该就是这纷纷雨水滋养的吧。

我躲进亭子里,拿出自备的干粮和水果,享受这一时刻的悠闲时光。湿润的空气,茶叶的幽香,活动后的身体,舒展了我的心胸,仿佛和大自然融为一体。

吃过东西,雨过天晴,阳光照耀在叶片的雨滴上,晶莹剔透,在湿漉漉的茶树间穿梭,摘取一芽一叶,看着竹篓里渐渐增多的茶叶,我感受到了收获的快乐。

当我收获了大半篓茶叶时,被姨妈催着下山了:“我们现在去炒茶。”炒茶,这又是一个陌生的词语。我看着面前摆放的三口大铁锅不知所措。只见姨妈戴起手套,一股脑就把茶叶倒入了锅中,同时用手不停地翻炒。

“不烫吗?”我发出疑问。

“不烫的,你来试试。”姨妈说着,就给我套上手套,拉着我的手伸入锅中。

我一边有点抗拒,一边又跃跃欲试,把锅中的茶叶抓起再抖落,只要速度快,就不会烫手。绿绿的茶叶开始发黄,这时取出放入簸箕里,开始鞣制。反复三次就得到了卷曲在一起的条索状茶叶,这样看起来已经有模有样。

将炒好的茶叶装入透明小袋中,我那一竹篓就只制得小半袋,姨妈的更少,只有浅浅一个底,谁叫他只采嫩芽呢,姨妈的倒是满满一袋。一抹茶叶些许春色,就这样被我们带回家。坐在回家的车上,我已经满满期待将它们泡入水中,舒展开叶子,溢出沁人芳香的美妙时刻了,满屋子溢出袅袅茶香,芬芳春色从窗棂飘升……